

# 樱花漫步

塔依◎著

紫藤萝文学书系


003

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



YINGHUA MANBU



 中国书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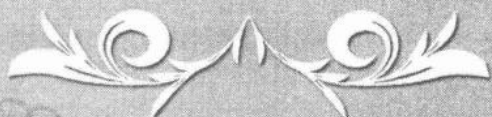
# 櫻花漫步

塔依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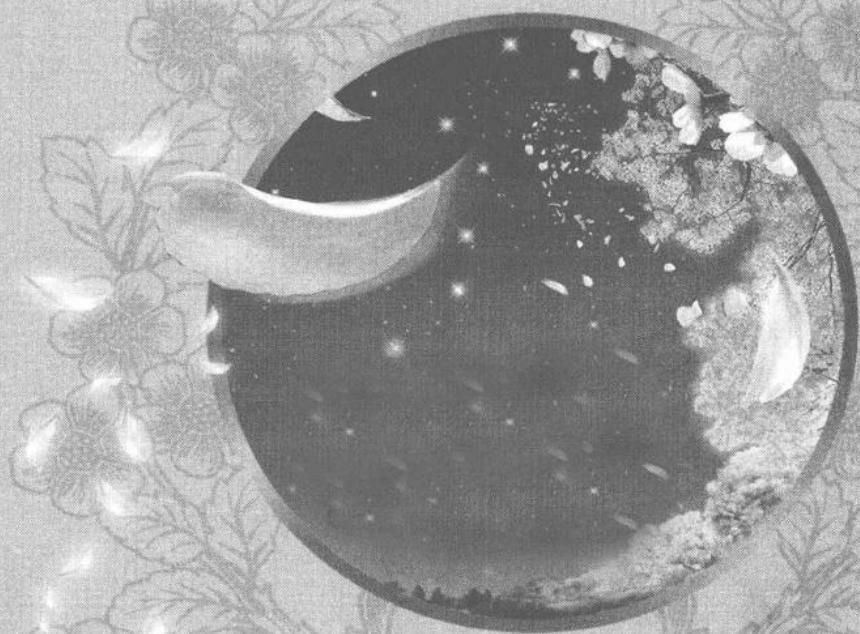
紫藤萝文学书系

003

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



YINGHUA MANBU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樱花漫步 / 塔依著. --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2. 7  
ISBN 978-7-5068-2870-3

I. ①樱… II. ①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2323号

策 划 / 安玉霞

责任编辑 / 安玉霞

责任印制 / 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 / 展 华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(邮编: 100073)

电话: (010)52257143(总编室) (010)52257153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/ 11.5

字 数 / 250千字

版 次 /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068-2870-3

定 价 / 28.00元

--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# 前言

这是一部纪实性自传小说，（书中人物全部做了化名处理）。作者本人是一位现代新文体——会意体诗 创始人，是一位敢于突破自我、敢于创新、敢于摒弃世俗的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人！本书非常真实和生动的记载了异国他乡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经历，和感受到的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；作者文笔朴实无华、生动形象。书中有许多趣事值得人们去回味，许多遗憾值得人们去惋惜，许多现象值得人们去深思，许多精神值得人们去学习！原稿中一些涉及到各国高层的隐私和恐怖杀人场面、鉴于国家政策，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都做了删改。

本书共分为三大章。分别记录了作者最初去往日本，然后再回到天津，最后辗转韩国三地的打工历程。

谨以此书献给帮助我和支持我的世上最可爱的人们！

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却经历了世上最不平凡的事情——《樱花漫步》一场盛大的精神盛宴——TAYI

宇宙孕育万象生成太阳，为大地送去温暖，为夜空点缀光亮——星（会意体诗）



# 目 录

日本行 .....	1
在天津的日子 .....	102
韩国行 .....	123



## 日本行

汽车在蜿蜒起伏的半山公路上缓慢地行驶着，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阿星来讲着实担惊受怕了一阵。公路在半山腰间很窄很窄，真的好似巴掌宽，而且旁边就是悬崖，两辆汽车并排行驶让人心上放了一块石头似的，沉甸甸地放不下。“呼”，一辆汽车擦身而过，真惊险啊，阿星心突突地直跳。

就这样过了一山又一山，经过了一村又一村，虽然这是一条老公路，但一路上阿星感到很新鲜，只因她出生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，从她出生到二十几岁都未曾出过远门。一路上领略了美丽的乡村风光，心清气爽的阿星和刘红俩人有说有笑。这次俩人一同去外市参加境外劳务派遣研修考试，两个来小时的路程到达目的地——潍坊市，下了车，大家来到五层九同公司，总经理先面试，然后是填表格等一系列繁琐的手续。接下来经理助理安排同行的几人去旅馆安顿下来，等待第二天的日方面试。

坐公交车来到旅馆，房间内的被褥散发着有点儿难闻的味道，没办法只好将就一晚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起床，阿星出奇地紧张，心突突地跳个不停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。坐在旅馆大厅的长椅上，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心情，阿星轻轻唱起了歌。一位姊妹递给她一颗红枣，阿星没接，她太激动了，太紧张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出发了，大家坐车来到公司。面试是在一间会议室中进行，大家分几组进行，一次进三人，阿星是最后一批进会议室中，很沉闷的气氛，姐妹们屏住呼吸，太紧张的场面。最后为了打破这份沉闷的气氛，一位日本社长指着旁边的一位光头社长提问：“你们大家看到他的光头会想到什么呢？其中一位举手回答了，问题回答得不是





# 樱花漫步

很理想，也是很尴尬的。其中一位日方社长开玩笑说：“为什么不这么说亮的光头，晚上房间中是不用开灯的呢？”不知是谁说了一句“省电了”。一听这话，“哗”地一下，大家笑了，不过还是很紧张，姐妹们笑都不敢出声。

这时经理把阿星的资料向日方一位社长推荐了一下，很可惜，日本人不喜欢这套带有裙带色彩关系的推荐，这很不顺利，阿星没能过关，朋友刘红也未录取。回家后，俩人决定好好工作，学习好技能再去应试。

过了几个月公司来了通知，日方又来中国挑选缝纫技能人员，就这样阿星第二次去了潍坊。这次没有了第一次的新鲜感，一路坐在车上安安静静没吭一声，窗外的风景也熟悉了。经过了上一次的面试，阿星沉稳了许多，没有了第一次出门见外方的羞涩。三个人一组先进行缝纫操作，一块方布，曲曲弯弯地印着蓝色的线条。阿星的技术不是很优秀，布上的线条缝制完，日方社长凑到缝纫机前，拿起阿星的这份考试答卷说：“嗯，还要努力一些，去日本可以继续练习，还是可以的。”这些话是旁边的女翻译给解释的。

阿星会心地笑了，抬头和日方社长对视，眼前的日方社长，中等个儿，头发黑中透着白发，看样子年纪不下六十岁，可是保养得很好。四方的略带尖的国字脸，眉清目秀。精神矍铄的社长用手指指阿星的脸，一脸的青春痘，好像说了句什么，却没听懂，只是面带微笑回答着社长的提问，翻译在旁边认真地做解释。就这样，社长和翻译说了一会儿，翻译介绍了阿星的家庭状况后，再看看阿星。“ok！”日方社长竖起了大拇指，开心地笑了，阿星知道一定是翻译美言了，大概最主要的是阿星那灿烂的一笑，这笑中有这份缝纫答卷的不是很满意的羞涩，这笑中看到日方社长那和蔼可亲的微笑的安慰。社长让翻译挥手让其他俩人停止手中的缝纫考试卷，看样子大概是选定了阿星。开始还不怎么懂，只见社长在记录簿上划圈圈，后来才知是选定的意思，很顺利。

接下来是口试，也是三人一组进入会议室，三只酒吧间的高脚椅站在离日方社长桌子很近的地方。落了座，阿星坐中间，刚坐下，那位选定她的社长用手指指了指阿星：“痘痘”。大家浅笑，很可爱的社长，然

后又在记录簿上使劲地划“○”这样的字符，因为桌和椅子之间近乎贴在一起，所以阿星看得很清楚，只见这位社长划啊划，然后抬头笑了笑，看到阿星在看他划圈圈，又指指她，嗔怪的样子，不过是满意和喜爱的神情，阿星微笑。然后社长向阿星左右的同伴各提了一个问题，最后着重点放在阿星身上，问了很多：“为什么没有恋人，想找个什么样的呢？”然后再看看阿星左右同伴三个人中阿星算漂亮的，一身黑色短袖播音员式的正装，内衬一件绿色带梅花斑点的衬衣，更显清新秀丽，端庄优雅，看到社长飘忽的眼神，阿星道：“要有共同语言……”旁边有人打岔：“要找个有钱的吗？”阿星道：“这个还没想过，但一定要有共同语言才行。”社长“嗯，嗯”点了点头，感觉应该是定下来了。

面试完毕后，大家来到一楼门口大厅外休息，阿星坐在台阶上，静静地吃着点心，这时不远处有几个人指着阿星在说些什么，只听有人说，ok、ok 什么的话，其中一个年长的男子走近阿星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实在是不礼貌，像看什么似的，很好奇的样子，阿星白了他一眼。这时候面试完的日方社长们提着旅行箱要去机场，马上就要回国的，他们在门口和阿星一同来参加考试的人员亲切地一一握手告别，快走到阿星这儿了，坏了！她正吃着东西呢，嘴角还残留着点心的奶油，还没来得及抹净，就见那位选定她的社长快一步走上前来，双手握住阿星的手，使劲握了握，很明显他很喜欢阿星。出门口和那些姐妹们握手时用的是单手握，走到她这儿双手紧握住阿星，灿烂地笑了。

这些阿星看在眼里。刚才人群中，社长有些急切寻找她的神情，让阿星感到不知所以，真的是受宠若惊。社长看到阿星嘴角的奶油又笑了，手指了一下，又看了看阿星，依依不舍的神情，不住地点了点头，很和蔼可亲的一位社长。

考试回来的路上，巴士上遇到一对中年夫妇，和阿星是一个城市的，阿星告诉她面试的经历，老板当面 ok 了，她有点迷惑，也有点受宠若惊。因为她有自知之明，自己技术不是太优秀，但是两位夫妇说起以前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，还说社长如果当时就竖大拇指“ok”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绝对放心。但是世上没有绝对的事。回到家中过了些日子，问及





# 樱花漫步

公司工作人员怎么回事，那人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，看来事有蹊跷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阿星崩溃了。她休息了几天，躺在床上的阿星感到天真的塌下来了，浑身无力，想从床上爬都爬不起来了，但是阿星暗自给自己打气：一定要振作！一定要坚强！终于支撑起身体，好不容易下了床，像大病了一场，无精打采的。但是她想：这次不行，还有下次，只要公司不关门，我还要去应试。

阿星家住在二楼，此时的她有点跌跌撞撞地下了楼，去路上散了散步，让自己清醒一下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暗自下定决心，还要努力，一定要考上。几年后，得知阿星在那次考试中是顺利过关了，被录取了的，只是公司黑暗，公司的头头脑脑把他们亲朋好友的子女们替换了已经被录取的人员。阿星也难逃厄运，她被调包了。据说那位熊本市的社长还再三询问公司，为什么他挑选的人员没来报道，听说公司撒了谎，说她生病了，不能去了，社长叹了口气，很遗憾。这些都是后来从该公司派出的人员口中隐约得知的内情，太黑暗了！这就是内幕！

这次经历让阿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，时隔多年她也未能忘记这次面试的情形。

就这样过了一年，第二年春天，经人介绍阿星去了省城济南应试，这次她不再抱任何希望，打算去经历一下，多取得一些经验，多份经历让人变得更成熟。在济南的阿星完全放开了。

这是一家中档酒店，会议室里黑压压地站满了清一色的应试人员，长长的走廊外也挤得满满的。阿星环顾了四周，这么多人就更不存任何希望了，“我的天，这次是来当配角了。”正凝想着，不知是谁嘟囔了一句，紧接着是一阵轻轻的叹息声。这次来考试的人员大约一百五十人左右，从中挑选出六个人。这可真是大海捞针，百里挑一，这份幸运不知会降落到谁的身上。大家暗自祈祷，又很无奈。一会儿总经理来会议室，简单地说明了一下，大家便离开了会议室四处找旅馆休息，等待第二天的日方面试。

晚上大家很早便躺下了，其实谁也没睡好，都有心事。好容易睡着了，一会儿天就亮了，醒来后，阿星的心又开始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越

想越激动，越想越紧张，感觉心脏都快跳出胸膛了。这次阿星感觉心跳比以前参加考试要厉害得多，真是狂跳不止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此刻仿佛在胸前开个窗口，心脏马上就会跳出来，怎么办呢？阿星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还有一点不顺利的是，公司负责人员竟忘了带阿星的身份证，听到证件不齐，阿星气不打一处来，有点恼火，朝着工作人员就是一阵呵斥。对方也理亏，看看阿星又气恼又着急的样子，欲言又止。真是气死了。叹了口气，阿星冷静了下来，心想，这次又完蛋了，算了吧。自己安慰自己，就算再经历一次吧。大家排着长长的游龙似的队伍在走廊中等候。轮到阿星这一组，说来也奇怪，进入会议室后，阿星的心突然一下子平静了，狂跳的心就在此刻好像是注射了镇静剂，或是中了邪，一丝波动都没有，变得很平和。

平心静气，阿星从容地面对这次考试。当中也出现了一点小波折，选中阿星的社长和旁边的一位日方代表发生了争执。看情形，是社长要拍版定人而旁边的那位不太愿意。争来争去最后是社长硬性命令那人划圈，因为他是来挑选人员的，旁边那个人不过是参考而已。此时阿星仔细打量参考人，平头，肤色黑黑的，但有着一双犀利的目光。

据说此人看人很准，不过这次让他看走眼了，在口试中出现了一点小差错，在场的无不为阿星捏一把汗，但最后阿星泰然自若，从容面对她的小失误，补充回答干净利落，让她力挽狂澜。在一片欢笑声中日方社长们“嗯，嗯，ok”，默允中相互点头示意通过，选定了阿星。只见参考人这时神色黯然，无言以对，无奈地在记录簿上划了圈。面试完毕后起身离开，阿星宛如一个领队带头鞠躬告别：“再见。”阿星说完要走时，就听社长说：“好，再见。”然后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是再一次，再见，哦？”看着面前头发花白的老社长，眼睛深邃，眼眶深深陷了下去，但目光却炯炯有神。他看着阿星又和旁边的社长们窃窃私语，交流之后达成共识，再看看阿星很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阿星报以微笑，和社长相视笑了笑，轻松地走出了会议室。

想到昨天的缝纫技能考试被总经理太太呵斥的一幕，想到考试中的



# 樱花漫步

情景，前一天的考试情形浮现在眼前。一起来的小陈和阿星同时参加考试，但她的运气实在太差，打开缝纫机不是这儿掉针就是那儿断线了，坐在旁边的阿星也替她着急，一张考卷阿星很快完成，想要帮助小陈调一下缝纫机，但监考老师让阿星再缝一道直线看看，她不让阿星帮忙修理机器。阿星答完卷，老师看了看卷面，温和地对她说：“把考卷放前面去吧。”阿星点点头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小陈。走出考场，只听背后老师不耐烦地说小陈：“到对面的缝纫机去考试吧。”小陈到了对面，可是她太不走运了，机器又坏了，老师又没办法挥手让她结束考试走出了考场。这样，同来的三人中只剩下阿星一个人了，中方初选面试通过。

考完试回到车上，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都在等司机师傅，准备回家。已经是傍晚时分了，阿星很着急地说：“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？司机师傅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么晚回家，必定得半夜三更才到家中，还得惊扰熟睡中的父母。”如坐针毡的她在车里焦急地等待，去车门口向外看了看，也不见司机师傅身影儿，这时，车内的同伴们一个个被监考老师叫下车了，车上只剩几个人在静静地坐着。

阿星对这次考试没抱任何希望，此时只是一心想早点回家，回到车内最后座，刚坐下一小会儿，冷不防车外传来“阿星”的叫声。听到叫声，阿星没在意，木讷地坐着，一动不动，接着又叫了一声，阿星怔了怔：“谁在叫呢？”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紧接着又喊了一声：“阿星！”车内的同伴们把目光齐刷刷地射向阿星，看着大家惊奇的眼神，阿星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，如梦初醒般喃喃自语：“我？是我吗？嗯，是我？”她实在不敢相信监考老师点名叫她，真难以置信，恍然如梦，坐在最前座的大姐说：“还不赶快下车？”阿星这才急匆匆走下车，答道：“到！”老师责怪说：“你是最后一个，也不赶快下来，还以为随车走了呢。”阿星还是不能相信这是事实，还以为是天方夜谭。她看了看老师手中的名册上，阿星的名字在被录取的名额中是最后一位，虽然是最后，也不免心中暗自庆幸、暗自窃喜：“这是真的，我被划圈了（待定的意思）。”

老师招呼被选中的姊妹赶快随她进入会议室，听老师交代第二天的考试内容。老师特别提醒阿星，打起精神眼睛睁大，别让人看出是近视眼。

阿星点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这时人群中的米纳还出了风头，老师没理睬她。

第二天日方社长们亲自监考，一组的同伴们个个很麻利地完成考试，迅速离开考场，只剩阿星了。考试完，写上名字，把笔一甩，正准备起身离开，想想不太好，又把笔重新拾起盖上笔帽，端端正正地放在缝纫机前。这时年老的社长凑到缝纫机前看到这一幕。回头和另两个社长说了什么，再看看阿星，阿星羞涩地笑了。

因为动作慢，在总经理太太的呵斥声中离开了考场。面试中老社长问道：“喜欢缝纫吗？”阿星点头回答：“是的。”老社长在桌上翻阅着大家的方布考卷，单独把阿星的考卷提出来，看了又看，缝纫得不是太好。在提问时问阿星：“你储蓄吗？”阿星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不储蓄，从不存钱。”这一说不要紧，全场爆笑，真是语出惊人的阿星，不同凡响。

好一会儿，大家才停止爆笑。一阵沉寂过后，老社长显得不以为然，流露出不满意的神情。这时旁边的男翻译帮衬说：“你自己一点都不存款吗？”阿星知道自己出了糗，很难堪的，场面极其尴尬，男翻译这是在给自己台阶下，把握机会忙接过话说：“钱全部都交给父母了，我当然不存钱，而且一分都没存的。”社长又问：“私房钱也不存吗？”阿星说：“没有私房钱，我不存私房钱，全部都交给父母了。”又是语出惊人，翻译连忙把阿星的话传达给日方社长们，老社长一听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。翻译说：“社长明白了，你孝顺父母。”老社长一遍一遍地“哦，哦，嗯，嗯”，很满意地点点头，看看阿星镇定自若的表情，老社长说：“很好。”和旁边的社长们交流了一番，用手指着名册让“参考人”记下。

以后的事自然而然。连一同考试的米纳在休息室对阿星也刮目相看，还说：“我觉得你没问题的。”阿星知道，已经不敢有什么奢望了，一切听天由命，顺其自然了。

站在公路旁想到此情此景的阿星，想到这些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。此时心情舒畅了，仰望蓝天，看了看省城车水马龙的街道，考完试这才有了欣赏风景的心情，她也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回到家里。

考试结束后是漫长的等待，一个月，两个月，终于盼来了通知，阿星被录取了，要去沧州进行两个月的日语培训。动身前要去莱阳办事处



# 樱花漫步

办理相关事项，阿星和父亲一起提着行李，一起乘车行驶在那条蜿蜒起伏的半山腰上的老路。顺风顺路，一帆风顺，这次考试过关，阿星心情特别舒畅，汽车就这样在那并不宽敞的老公路上行驶了几个小时，到达目的地——莱阳。

走下汽车，阿星感到身心轻松。环顾四周，乍来到莱阳，总的看来城市建设和她所住的海滨小城相差不大。阿星和父亲打车来到办事处楼下，提着行李来到了二楼办公室，走进办公室看到了林部长和张经理，这时看到阿星的张经理起身相迎，一身浅灰色的西装一双大大的过于让人惊讶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，阿星向办公室内的林部长先打了招呼：“您好！”

继而给父亲介绍了一下两位领导，阿星父亲个子不高，眼睛明亮而有神，四方国字脸，高挺的鼻梁，身上一件墨绿色的短袖带细纹领衬衫，看上去略显年轻、俊秀，虽然年过半百也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。张经理看看阿星和她父亲，眉宇间似有几分相像，父女血缘关系，那是自然了。阿星父亲先和起身相迎的张经理握了握手，然后也向旁边的老领导握了握手，寒暄了几句。

客套话也不必多说了，林部长是一位部队的军政领导干部，略带灰白头发，四方略显圆的脸，浓浓的眉毛好像重描带上黑色墨汁似的，确切地说看上去就像扫帚似的，一双不大而明亮的眼睛，一身体闲黑色中山装，更显示出一位老军人的刚毅，他那腰杆挺拔的身躯更显当年英姿飒爽的风采，虽然也年过半百，但依然意气风发的表情，用老当益壮来形容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更恰当，总之军队的作风和严谨的态度再加上不苟言笑，让阿星对眼前的这位军队离休老领导肃然起敬：“您好，林部长。”阿星双手和他握了握，微微一笑，林部长微微点头。

正当这时，门外传来走路和拖行李箱的声音，一会儿门口传来问候声：“你好，张经理，林部长。”阿星看见来人个子不高，脸边略带棱角，下巴略像抹去了一下子似的，中长略带黄色的染发，披在肩上，眼睛略大却不太显精神，看上去也是近视眼似的，薄薄的嘴唇，挺直的鼻梁，看上去还精神，皮肤微黑，蓝色的牛仔裤，陪衬浅黑色领带，棉质衬衣，

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整体看上去瘦瘦弱弱，弱不经风的样子。

她叫米纳，考试时认识的，大家互相认识后，阿星父亲在超市顺便带了几袋水果，放到排椅上，张经理歉意，介绍大家坐会儿，这时林部长看时间不早了，火车票定的是三人的，还有一个女生没到，林部长说：“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用我的车送她们几个先去火车站等等。”刚说完，这时听见楼下一声停车响，张经理顺着声音走到窗前，探身向外看了看说：“是付花，正好一块走。”阿星和父亲握别林部长，随张经理来到楼下，他亲自开车送这三位女生去车站。阿星和父亲告别，看着父亲瘦小的身影渐渐远去，心里有一阵难受，长辈跟着跑来跑去的，自己因为独立性差还让父亲担心，真不应该的。

此刻离开家后的阿星好像心里少了点什么似的，空空落落的。这会儿大家把行李装上车后，就听前座开车的张经理探头出车窗喊道：“阿星，快上车！”阿星刚回过头正要打开后车门，张经理在前车窗探头招手：“上前座来，快！”阿星看了看车对面的米纳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打开前车门坐了进去。付花和米纳俩人随后也入了车内后座，张经理一边启动车一边对阿星说：“这次出去锻炼一下，我看你依赖性强，和她们几个好好相处。”然后稍回头对米纳、付花说：“大家要互相帮助。”

车很快来到车站旅馆门前，大家下了车，张经理一只手支在车身上，一只手饶有兴趣摘下在身旁站着的付花戴着的小白鸭舌帽，一只手绕着帽子转了个圈，戴在了自己的头上。他看了看车站周围，对米纳说：“时间还早着，在旅店休息一会儿，过半个小时火车到站，大家把行李搬上旅馆先休息一下吧。”阿星的行李轻便而简单，米纳和付花俩人的箱子很大，很重，张经理一看困难了，接过阿星的行李，另一只手拖住米纳的行李箱，这样阿星可以双手和付花抬着箱子了，旅馆一共五层楼，张经理早早订了一间休息室。

大家走进房间，环顾四周，还算宽敞。看了看室内装饰中档，还不错，印花雪纺粉色落地窗帘，一张大大的双人床，总的看来还行。行李搬进房间后，稍作休息，张经理嘱咐了一些去沧州学习时的有关事项，和阿星等饶有兴趣地聊了些家常。因为时间还早，张经理站了一会儿，好像





# 樱花漫步

意犹未尽，也略有依依不舍之情，难表其中，和张经理目光碰撞，阿星看到在他眼神中闪烁着了一丝波动，好似一种难以言状的不安和羞涩，随后走出了房间，站在走廊上，窗户已经打开了，张经理双手撑住窗台，若有所思。

这时阿星和米纳、付花三人也随后走出房间，站在长长的走廊上，窗外阵阵微风吹进来，虽然是初夏，内陆的温度较高，但因为在旅馆的五楼，最高层，风也显得凉凉的，甚至有点冷。阿星一直不说话，站在走廊窗口的避风处，“呼”地一阵风吹进来，把衣服拉链向上拉了一下，这微小的动作也让张经理觉察到了，也许是眼角瞥了一下身边和他正说话的米纳，米纳讨好似的找话题和张经理聊，但每次他要说话时总是目光闪烁，左右流盼地看一眼阿星，也不知和米纳说什么话好，转身靠在窗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郑重地说：“你们三个，路上要互相帮助。”说着抬头看了阿星、米纳和付花一眼，好像恋恋不舍的样子。接着又说：“我要回去了，路上照顾好自己。”阿星点了点头。张经理看到冷得瑟瑟发抖的阿星，连忙把窗户整个关紧了，本来还留有一点缝隙，接着又问米纳：“冷吗？”抬头看了看阿星，又说道：“回房间去吧，我要回公司了，等你们到了沧州公司，有时间会去看你们的。好了，路上都互相照顾点儿。”说完话又看了看三人，依依不舍地走下了楼梯。

三人看着张经理离去的背影，这时阿星缩了缩脖子抖了抖身，活动了一下说：“冷死我了。”三人快步走进房间去暖和暖和，走廊阴冷得很，手也冻得冰凉。坐了好一会儿，火车到站的时间也快到了，大家收拾好行李，很吃力，很费劲地搬动行李箱。好不容易下了五个楼层的楼梯，已累得不行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火车到站，三人检票上了火车。收拾好行李，刚坐好位置，遇到了一块去学习但是在别处上车的妮和姜玉，大家也是一同到沧州学习的姐妹，因为听公司说过了，阿星一行共有五人去参加学习的，现在正好人员到齐了。姜玉看到清新秀丽的阿星，看了看她的衣着，朴实中带着淡雅，上下打量了一番阿星后，很喜欢的样子，超短发的阿星很洒脱。

阿星也打量了面前的姜玉一番，个子和自己差不多，腿略显短，明

显看得出来，一双丹凤眼很漂亮，眼角略下垂，柳叶眉，秀气的鼻子，小巧玲珑的嘴，说起话来也嗲声嗲气，很温柔，是个美人胚子，穿着更加朴实无华，气势上稍逊阿星一筹。大家互相寒暄了几句，姜玉和阿星的座位正好对坐。姜玉的目光总闪烁不定，看看阿星，阿星看得出来姜玉喜悦的神情，是因为阿星的着装和气质让她有了好感。淡蓝色的牛仔褲，粉色一字开领，棉质短袖T恤，领边两侧印有蓝色蝴蝶花纹，衣角两侧也同样印有此花纹，清新的短发，阿星让人看了感到神清气爽。大家熟悉以后，阿星也热情活跃起来。姜玉嗲声嗲气地叫过阿星：“咱俩一块背日语单词吧。”阿星应了声：“好的。”随手从旅行包中取出自己带来的日语课本，和姜玉对背了一会儿，两人在家因为自学了语法，所以在读法上都还流畅，学习了一会儿，也困了，乏了，两人就趴在课本上休息了。

接近半夜，车厢内静悄悄的，困顿疲乏，旅途劳累的人们渐渐进入了睡梦中。窗外火车“咔哒咔哒”齿轮转动的声音伴随疲惫的旅客一起进入了午夜的梦乡。火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，第二天接近中午，到达目的地——沧州。大家早早梳洗完，收拾好了行李，随着停车的汽笛声伴随川流不息的人群走出了火车站，走出昏暗的地下站口时，顿时明朗的光线让人豁然开朗，但同时明朗强烈而又刺眼的白昼的光亮，刺得让人睁不开眼睛。阿星眯着眼睛慢慢睁开来，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的建筑，粉红与白色搭配的高楼大厦映入眼帘，路上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，阿星拖着行李箱背着粉色背包，驻足观望了一下四周，尽量让眼睛放轻松。大家就这样来到了这座陌生城市——沧州。不远处有人向阿星她们挥手示意，公司有车来接站。阿星上身穿粉色开领一字短袖T恤，下身是紧身浅蓝色牛仔褲，背韩国粉色背包，短发的她更显清秀时尚，在人群中很醒目，司机师傅招手示意她坐前座，但阿星不喜欢这种招呼方式，自己愿坐哪儿就坐哪儿，不去理会他。

这是座现代化城市，车站附近的建筑物，鳞次栉比，一片繁荣景象，和阿星的海滨小城相比大得多，宽阔的马路，风景还不错，唯一不适应的是这儿干燥的气候。因为是夏天，也是内陆城市，干燥炎热，着实让



# 樱花漫步

人受不了的是那种会导致人牙齿变成四环素牙的非优质水资源，这里的人们都有一口带黄色斑点的牙齿，这是阿星见到的沧州人的最明显特征。透过车窗看到路上一些打扮入时、甚至超前的年轻人不断映入眼帘，穿戴和阿星家乡的人们没有太大差别，气候、环境比不上沿海城市。

汽车行驶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来到培训地——地质勘探院内的招待所，四楼是宿舍，三楼是教室，大家进培训中心先办理了手续，回到已经安排好的宿舍内，一切安排妥当。第二天开始上课，日语老师姓刘，也是一位从日本回国的研修生。来中心学习的学员分别来自山东、浙江、河北三地。外教则是一位日本老太太，将近七十岁的年纪，平时上课总施淡妆，精神矍铄。中方刘老师年纪和学员们相仿，讲课也很认真，“老师的眼睛很凶”，一位来自浙江的女生告诉她说，阿星没理会。学习班中研修生大约五十多人，大家操着不同口音，倒也充满了乐趣。

上午是外教老太太的课，阿星总是精神倦怠，她在家从不熬夜，晚上按时休息。来到学习中心才几天，让她遭罪得不行了，太困，晚上自习到十点多，第二天还要早起背单词，上午的课阿星总是睡眼惺忪，迷迷糊糊的。就在这期间，阿星发现有个异样的目光在关注自己。原来是刚到沧州时在路上相遇的浙江女孩杨凤平。第一眼见到杨时，阿星看到杨的秀气，不觉惊讶：“真清秀。”阿星随口说了一句，就这一句赞叹话，让这位南方女孩默默地喜欢上了她。

晚上自习课，阿星正写着作业，身后飞来一只纸飞机，打开一看，画着阿星，旁边还写着一些“喜欢”的字样。好玩的阿星也写了一些字，转身又扔给了杨凤平。这样，一来一往，杨越发喜欢阿星，但是阿星并没注意到杨的变化，纸飞机扔来扔去，到最后杨的一些玩笑过了头，阿星也就不和她玩了。

出门买午餐，那位小姑娘杨凤平总是满含深情地看着阿星，阿星长得也很清秀，一身南阳女人打扮，粉色无袖一字领过膝长裙，腰间腰带一系，细细的腰肢更衬托出她的灵秀与气质，像一朵盛开的百合亭亭玉立。不单只有杨的关注，阿星每次出门只要让外教老太太看见了，她就一路小跑追上阿星，扯住她的裙角，想要说什么但又不知说什么，阿星